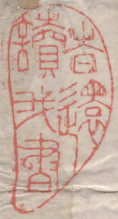




04180



蜀義堂文集

新唐陳鴻壽題



原序

人知文章出於薦紳先生而不知出於

薦紳先生也蓋

薦紳先生之能爲文章取富貴而止耳即有傳者百不

得一人焉而布衣高士其事簡其氣約其心澹其志醇

其學專業精其值於境習貧故其力於文益工此牛馬

走下室而著史記執戟登閣而草太元少陵七歌而爲

詩日進平子四愁而治賦獨精也然則布衣高士其與

薦紳先生爭此壇坫久矣顧薦紳先生之傳則易而布

衣高士之傳獨難王子石袍所謂東海布衣高士耶王

子豫章士而實產海陵之東淘其讀書好古下帷而不

獨善堂文集片

一
卷一 板

窺園者有年矣故爲文章駕韓而馭蘇若曾歐李柳諸

大家且以爲口喫而舌強者流已出其集以示余蓋爛

如披錦焉究極所學則原本六經根柢史漢唐之比偶

且不足齒矧其在三晉六朝而下者乎故其炳烺如日

星其滂沛如江河其清潔如冰雪其絢爛如銀漢一言

之披駁如抽繭剝蕉焉一氣之濚洄如發風湧泉焉筆

墨之變化理窟之勃萃體裁之高妙篇幅之瀚演可謂

至王子之文而極矣王子之文而至此極者又豈非以

其窮愁而工者哉王子食貧於舌耕冬夏一裘葛而止

寸心以內有千古一卷而外無百年出其聰明才智心

思日月不以供他事而獨發爲文章利名若漚泡富貴
如草芥也王子亦何幸而不爲薦紳先生而爲布衣高
士者哉雖然天下之爲布衣高士者必如王子而後可
稍不如王子者又安可自托於布衣高士而遂驕語薦
紳先生者哉昔魯仲連東海布衣高士也高蹈溟渤以
義俠而能文章千祀而後鮮嗣續矣王子其流亞歟何
人地之相同也吳陵陸舜元升甫題於柳城雙虹堂

獨善堂文集

序

二

春暉堂
藏板

序

昔人論不朽者立言與功德並重豈不信哉而宋歐陽子獨異其說曰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修於身矣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嗚呼施於事者若禹治水稷教稼周公制禮樂亦至矣然無禹貢益稷周官周禮諸書爲之紀載其誰知古聖人之功修於身者堯之欽明舜之濬哲湯之智勇寬仁文王之徽柔懿恭豈有加者然不讀其書其又誰傳之而誰知之故曰言與功德並重而歐陽子之說非定論也自春秋而下爲言者多務於新奇詭譎不本於仁義經濟之實而孟荀之書買董

獨善堂文集

序

一

春暉堂
藏板

之策乃以合古聖人之意特傳是數子者初若無意於爲文而中有實得其文亦遂無不工故不有言者而功德無由明不主乎功德而言亦不足重必蓄道德而能文章於是乎傳世行後而無疑然而豪傑非常之士往往遭時不遇老死牖下而其所著書有可傳者亦或消亡磨滅無復具存越百餘年至不能舉其姓氏此歐陽子所慨爲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良足悲也東臺王石袍先生讀書負大志當明季之亂以布衣譚天下事多奇中入

國朝屢徵不起講學以濂洛爲宗築堂隱洵東顏曰獨

善著書作文學者多歸之嘉慶乙亥右來宰是邑求先生書不可得明年纂縣志其二孫家福以獨善堂文集貽余余受而讀之浩浩乎汨汨乎如百斛泉不擇地湧出而其所以立言者則一本於仁義蓋與孟荀異者罕矣至其所論議皆可施之實事卽賈董亦差足望焉是其傳世行後有萬萬無疑者獨先生書甚多如周易釋箋毛詩備考三禮折衷四書逢原錄史論字書正譌暨學集要柳城塾課茗鑪續編諸集皆已散佚今其存者僅此數卷不亦惜夫雖然先生不朽人也其不朽以立言也天下不朽之物初或若見棄終必有人搜而寶之

獨善堂文集

序

二

春暉堂
藏板

故雖埋沒未出其精氣光怪常自發現糞土不能銷蝕誠有如昔人所云者卽若是集亦幾經霜燹而不蠹不滅完好如故脫由此集之傳而有志之士慕先生之爲人網羅散失得其殘編斷槩於糞土之中茸而存之爲完書亦意中事夫豈獨余與家福之幸實天下學者之幸也因以是集授梓而題其簡端如此

嘉慶丁丑秋九月旣望錢塘周右序於東臺官舍

傳

先生姓王氏名大經字倫表號石袍一號待菴居士又號修水子原籍江西南康父本部始遷於東臺之安豐卽家焉娶李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幼育於姑之壻楊遂冒姓楊氏長乃復其宗額方頤多髭風骨倜儻五歲受父書有宿慧聞父與諸兄講解經義輒能記誦八歲父以貧老二字使賦詩應聲曰腹有珠璣貧不碍性如薑桂老何妨父奇之語人曰此兒後日當能勤學立品余有子矣十一歲習科舉業每拈題沉思默坐及得意疾書篇成無可加點者人謂王勃腹稟明崇禎間兩應

獨善堂文集

傳

一

春暉堂
藏板

童子試爲執事抑其時以家貧驅去沈於市肆者六七年至年十八九始復肆力於學專精考注通六經子史百家言爲古文辭邑之大著作出其手者居多一稟甫脫江南北交相傳寫焉吳陵陸元升觀察稱之曰寸心以內有千古一卷而外無百年非虛譽也先生旣讀書負大志嘗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而遭時多故乃韜藏伏匿不復思見用於世昭陽李映碧中丞吳陵宮紫陽太史皆奇才鄙夷一時獨引先生爲忘年交於是名益重

國朝康熙辛亥靖江令鄭山公徵修縣志十八卷越明

年泰州分運汪芾斯徵修中十場志十卷書成自號廬
阜逸史侍御魏雙鳳巡鹽兩淮目先生爲當世軼才敬
禮之會甲寅

朝廷舉徵辟之典侍御以先生薦辭不就太僕卿郝雪
海嘗見先生文擊節賞曰此殆氣彌宇宙學貫天人者
乎將薦戊午鴻詞科海陵陳茶菴射陵王筠長亦以書
勸行先生又不可先生客邗江運使崔蓮生慕其才試
之立就千餘言崔讀竟歎曰經濟才也延之幕中凡民
生休戚政治利病多折衷於先生州牧段玉川分運張
蔚生輩屢造先生廬或贈以金帛先生曰安窮約久矣

獨善堂文集

傳

二

春暉堂
藏板

無所需此卻勿受其耿介如此居家孝友內外無間言
不妄交惟洵上沈亦季雉臯邵潛夫昭陽顧成之海陵
黃仙裳河東李又仙與之遊生平以名教爲己任故其
詩文於忠孝節義國是民瘼所係尤三致意焉講學以
宋儒爲宗教授生徒不厭不倦游其門者如陸椿齡張
藻陳鳳舉徐發莢輩皆名噪一時晚年築堂於洵水之
東顏曰獨善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考三禮折衷四書
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暨學集要柳城塾課茗鑪續編
皆散佚惟文集八卷藏於家年七十二而終無子以三
兄太宗之子子雋爲嗣門人私謚文介先生

獨善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書

與吳樸夫論師傳書

復費此度問喪禮書

復范秋卿詢立嗣宗法書

贈王兩生

乞水帖與徐元茹

第二卷 序一

傅瑞符文集序

王明純文集序

獨善堂文集 目錄

韓季康醫宗狐白集序

沈亦季詩彙前序

沈亦季詩彙後序

沈亦季詩彙序

張蔚生德政詩歌序

李耳秀詩彙序

陸康侯詩序

戴復臻繪水吟序

集唐序

送金以賓遊山東兼書其詩彙序



纂修靖江縣志序

重修中十場志序

中十場志小序 附人物傳小引

第三卷 序二

泰州陳氏族譜序

宮紫陽宗譜序

徽州鄭氏族譜序

王兩生字序

泰山讌集序

送段玉川使君歸里序

獨善堂文集 目錄

送萬南高歸豫章序

送泰州分運汪芾斯丁艱歸里序

送萬御重還豫章稱太母張老孺人壽序

壽范獻重六十序

周維京三十序

盧不文六十壽序

壽方南華五袞序

壽丁右升五十序

陳倚石暨配李孺人雙壽序

邵潛夫先生八十壽序

字書正譌前序

字書正譌後序

陸元升哭母百詩序

醫學集要序

盧不文魔境禪傳奇序

第四卷 論

許由巢父論

伯夷叔齊論

豫讓論

魏斯韓虔趙籍論

獨善堂文集 目錄

范增論

韓信論

漢武帝論

曹操論

荀彧論上

荀彧論下

曹髦論

第五卷 辨 議 傳

毛詩韻辨

收淚辨

庶子臨喪稱名議

沈鶴洲隱君傳

佚老人傳

張氏女貞節傳

沈亦季小傳

第六卷 記 說 解

改修靖江縣儀門記

代鄭山公
邑侯作

核舟記

金書浮圖金剛經記

木內自生觀音畫像記

獨善堂文集 目錄

四

春暉堂
藏板

世耕莊記

敦古堂記

懶民說

也可居說

篤祐堂說

雜說一

雜說二

稱名解

恬菴解爲陸生作

第七卷 題跋 贊 銘 辭 碑記 募疏

書韓退之原毀論後

書絕交論後

書戴復臻制義稟

讀金以賓集唐

書張介石詩稟

書百丐圖卷

題易田授畫像二圖

題退思翁肖像三圖

有序

書焦遂驚筵圖

書二疏歸里圖

獨善堂文集

目錄

五

春暉堂
藏板

書謝安聞捷圖

書陳蕃下榻圖

書宏景製樂圖

書旗亭宴圖

題贖贖圖

題錢峻伯小影

書友人便面

蕭陽谷遺像贊

宣价人像贊

張宏公畫像贊

竹林和尚像贊

放閒居銘

闇修閣銘

天平銘

杖銘

讞鴨辭

如臯縣令崔侯祠堂碑記

東臺場三竈范公隄渡口新建甄橋碑記

義塚碑記

募築義田隄圩以濟育嬰疏

獨善堂文集

目錄

六

春暉堂藏板

募修場東萬家橋疏

募緣疏

第八卷 墓誌銘 哀辭 祭文 引 雜著

徐母鄭孺人墓誌銘

蔡母閻孺人遷葬墓誌銘

盧儀亭哀辭

有序

禱雨文

祭先大人文

祭胡太淑人文

祭黃仙裳母郁太君文

祭典化李映碧先生文

集瑣言引語

募修泰州泰山岳廟前獻廊屏牆小引

劉石叟衛生集小引

汪芾斯送行詩文引

答客言爲鄭周宗作

起建青蓮菴施茶題壁

三喻有序

紀物篇

獨善堂文集

目錄

獨善堂文集目錄畢

七

春暉堂
藏板

獨善堂文集卷之一

東臺王大經石袍



錢塘周 右保之甫編

錢塘王榮春杏樓

仁和惠 潤秋韶校

江陰夏 熙伍喬

書

與吳樸夫論師傳書

久不晤樸夫以爲耳目當日廣論議當日崇識見當日遠不圖所見猶然如此往與樸夫處從未嘗以文事相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一

春暉堂藏板

辨析不識樸夫所見者何似然竊意樸夫既讀古人書置身士君子之林或者其大遠於庸俗者流也乃今而知樸夫猶未離乎庸俗者流也聞之傳者有言謂樸夫輕僕讀書爲文無師傳不可以爲法夫以僕爲無師傳於僕亦何所損但虎墩以足下爲士林中人而所言如此將恐世人不察概執此意爲擇師之準則豪傑非常之士必有因此言而受其誣枉者故不得不爲樸夫一詳言之樸夫旣以僕爲無師傳不識樸夫所謂師者何所指所謂傳者又何所指將以相從有人者爲有師耶抑以能自得師者爲有師耶將僅以有師傅我者爲傳

耶抑以我能得師之傳者爲傳耶如以相從有人者爲有師則世有終身事一人而不得其傳者如僅以有師傳我者爲傳則世有終身教一人而不能得其一悟者樸夫於此二者又將何所去取也將不論其得傳與不得傳而概以有師無師定其重輕耶將不問其有師無師而必以得傳不得傳爲優劣耶如不以得傳不得傳爲優劣而概以有師無師爲重輕則世之有師而不得其傳者常尊無師而得其傳者常卑有師而不得傳者常尊無師而得傳者常卑則人之欲成名於天下者但當載羔束雁脂車秣馬奔走數千百千高賢達士之門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二

春暉堂藏板

朝贊一人焉暮贊一人焉而不必更叩其德之何以修業之何以崇問學之何以益歸而以誇於衆曰吾之名師滿天下道將在我矣人之聞之者亦從而信之曰道真在彼矣樸夫其以爲然耶否耶夫世固有有師而得傳無師而不得傳者卽僕亦不以爲無師者盡得傳有師者反盡不得其傳也未識其人未觀其文而漫然曰某人無師傳不足法則非也蓋得師則得傳不得師則不得傳此可以概天下之庸人而不可以之限豪傑非常之士也今有二人焉同一師其一人得傳其一人不得傳則彼不得傳之一人者雖謂之無師可也又有

二人焉均無師其一人得傳其一人不得傳則此得傳
之一人者雖謂之有師可也孔子之徒三千號爲賢者
七十有二人當日之得其傳者顏氏子而外獨稱曾子
此可以見彼七十人者未能盡得其傳矣自今言之豈
可以謂七十人者不師孔子耶豈可以謂爲孔子者未
嘗爲七十人者之師耶豈可以謂七十人者未能盡得
孔子之傳遂可謂之無師耶彼皆身爲賢者而又得大
聖人以爲之師尙且難盡得其傳如此而樸夫乃謂有
師者皆有傳皆可以爲法抑何其不思之甚也陳相之
師實爲陳良若陳相者可謂有師矣孟子私淑孔子之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三

春暉堂
藏板

門人若孟子者可謂無師矣假令樸夫生戰國之時亦
將以陳良之故重陳相而尊事之以私淑之故輕孟子
而誦讀之耶如樸夫言幾何其謬戾至是也古之學者
以道德爲傳今之學者以文章爲傳雖曰爲文不可以
無法欲文之有法則莫如得師然就文章而言其所稱
有師傳無師傳云者猶所云其行文有法無法焉耳其
爲行文有法者何也叙事有體議論有識操縱有力而
總歸於譚理正大以不詭聖賢之旨至於或奇或正旁
見側出則各隨其筆勢之所至譬之端人逸士在朝廷
則搢笏垂紳在山林則逍遙杖履雖風期不同要之不

失乎冠裳之雅度而止若夫滔滔汨汨一瀉千里時而
微波止水時而怒浪驚濤令覽而讀之者目不暇瞬口
不暇停則在乎其氣能如是者爲有法其不然者爲無
法有法者謂之有師傳無法者謂之無師傳蓋皆就其
平日所爲之文而斷之故不至於徇迹而遺真然爲文
而能至於如是真有父不能私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
父者何論有師耶又何論無師耶故文旣工而又有師
傳不失爲可宗文誠工雖無師傳焉其可宗者猶在也
何也吾之所取以爲法焉者法乎其文也非法乎其有
師也今樸夫不知見僕何作摘僕何短指僕何疵而遽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四 春暉堂藏板
率然曰無師傳夫見僕之文而猶云爾者謂之不知文
未嘗見僕之文而妄云爾者謂之不知人不知文不可
也不知人亦不可也樸夫將何所居耶今天下之操觚
爲文者有二能爲碑銘傳序辭賦論策表誌贊頌者曰
古文其學爲制藝之業以應選舉者曰時文夫文爲於
今而獨謂之古以其可以法今而傳後雖爲之於今日
而可以傳於後世則後有學者必將謂之曰古文故名
之曰古文云爾而其謂制藝曰時文者明乎其爲一時
階進之技而無足傳也其難其易必有辨之者然以僕
與樸夫耳目之所及未聞有延能爲碑銘傳序辭賦論

策表誌贊頌之人執贄受業專門而習之者也而世之
豪傑非常之士優於此者則一時之王公大人欲有所
建明表章以聳人觀聽者往往不遠千里隆禮重幣造
門而請必得其人之作而後快夫古文之難十倍於時
文其所爲碑爲銘爲傳爲序爲辭賦爲論策爲表誌贊
頌文皆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混爲師者不以此爲教爲
弟子者不以此爲學而卒有能之而工工之而爲世重
未聞有出而議之者曰是其所爲無師傳不可以爲法
此可以知豪傑非常之士爲文可不有師而工亦明矣
至於制科之業而謂獨無豪傑非常之士出於其間不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五
春暉堂
藏板
待有師傳而能工者是何天之生才豐於其大而顧嗇
於其小也故擇師之道但當取其所爲之文而玩之別
其工與不工而已矣不當又從而追究其有師傳與無
師傳也文果工有師傳可也無師傳亦可也譬如廉士
之臨財但宜就其見在者辨其當取與不當取而已矣
不當復追此財之所從來者義與不義也又如庸將之
下而有出奇制勝之偏裨不可謂此偏裨者出於庸將
之下而其出奇制勝者不得謂之材勇也足下旣不能
自爲豪傑非常之士又不能識別豪傑非常之士遇有
其人者於前更爲流俗所牽拘不惟不從而尊之甚至

又從而排之此於其人亦何損適足以明足下所見之不廣焉耳僕年十一二卽執筆學爲文其時爲貧所驅去沉沒於市肆者凡六七年至年十八九始復肆其力於學後因遭時多故遂韜藏伏匿不復思爲當世之用以迄於今雖甘心放廢至論制科一途自謂頗優爲之年來雖不執筆學爲排比之文然以貧之故而餬其口於舌耕嘗取一代先輩時賢所爲程墨房牘之文簡選去取批閱評隲時而見之乎論說以爲齋課往往爲有識者所欽服間有草爲制藝之文以楷式生徒者亦多爲好學者傳寫以去使僕肯出而與當世角技文壇縱獨善堂文集卷之一

六

春暉堂藏板

得失有命至論爲文之工拙僕未必遂不如人也若夫所謂古文辭者僕亦時閒一爲之每會心得解處輒自負謂不多讓古人惜樸夫未之見耳夫樸夫實未嘗見僕之文而漫曰無師傳不足法此何以自信於心何以能服乎人此與流俗之人不察是非不辨真僞而妄隨衆以爲雌黃者何異僕故曰樸夫未大遠於庸俗之流者此也蓋庸俗者流任耳而不任目胸無遠到之識每輒依聲附影以爲毀譽以樸夫讀古人書近日頗從事於詩儼然自命爲儒者乃識見如是議論如是耳目不廣如是豈不惑當世羞士林而重誣天下之士哉豈樸

夫見僕幼年曾沉淪於市肆之中故從而輕之無師傅
之論或者由此而生耶我觀古來豪傑非常之士或隱
於耕釣或晦於樵牧或溷迹於市廛甚之或混雜於傭
保負販往往而有也僕夫徒以僕曾辱於市肆卽以爲
無師傅不足法則彼古人者旣已嘗任耕釣矣嘗爲樵
牧矣嘗居市廛矣嘗充傭保負販矣何以使人至今稱
說不衰耶以此觀之當其困於耕釣樵牧市廛傭保負
販之時亦安知無僕夫其人者從而妄譏笑之耶况僕
在市肆時去今已十許年此十許年內何德不可修何
業不可就何學問之不可益語有云士別三日刮目相
待以言乎其所造之不可量也乃僕夫猶以昔時之所
見量僕今日之所成則又不思之過也僕居此時不能
俛仰隨俗取榮名以耀鄉里則世俗之人見僕落魄不
偶以爲漫無短長而妄爲訾議者雖日千萬人何足爲
怪乃所號爲讀書懷古聲氣感召如僕夫者所言亦復
如此無惑乎知我者少也夫僕身旣邈矣而猶於是非
毀譽之間不能盡空諄諄辨之若此似非與世相忘之
道然僕之此言固非徒以自明也誠不忍坐視僕夫出
不達之言而不相正將爲有識者所笑故欲一開導僕
夫之耳目使知豪傑非常之士非尋常尺寸所能量度

而鄙情俗見所能揣摩也若夫無師傳之一言樸夫匱
以此誚僕僕卽以此受樸夫之誚曾何足深辨譬之吾
腹實飽而樸夫以爲饑吾身實暖而樸夫以爲寒雖樸
夫言之一時之人信之人人莫不以僕爲饑以僕爲寒
而僕之飽者暖者自若也其無損於僕也亦明矣而不
能不辨者樸夫畢竟非世俗中人始或出於一時之不
檢久之必能聞言而有悟使樸夫取吾說而思之再索
得吾文而讀之其能不自悔前此之失言也耶樸夫所
素崇信者詞臣一人而已矣詞臣知文者也知人者也
試以此往質之當信吾說之爲不誣矣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八

春暉堂
藏板

復費此度問喪禮書

大經白此度足下聞此度名藉甚稱此度者皆謂此度
詩古文辭直欲頡頏古人此其自命不小獨恨枯守一
隅未獲識此度之面與此度把臂聯牀一快譚天下事
耳頃更留心典制欲然以喪禮下問嗟乎喪禮道廢世
之不講久矣非仁孝豪偉以名教爲己任豈能慕古懲
俗毅然求其禮之正者而守之哉來示謂古禮與會典
不同然先輩有一定之稱今家禮只有孤子哀子孤哀
子而家禮所無者後人妄以己見爲稱宜考隆萬間先
輩所行以補之甚善甚善愚謂古人制禮本緣人情卽

起古人於今日亦不過斟酌損益於人情之間故曰禮
非由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雖隆萬間先輩所行
亦有合有不合未可悉依以爲據至於禮記中喪服小
記祭義祭統多出漢儒之雜惟儀禮猶然聖經而情文
不備故後世考古者無所折衷今就明問於每條之下
各疏所見惟此度採焉明問禮父歿有繼母前母繼母
俱有子古何稱愚以前母之子宜避繼母之嫌而去其
哀子之稱蓋繼母亦母也亦宜服三年亦宜稱哀子故
當其生存而嫌不敢不避惟前母之子在母喪中未及
終三年而臨父喪則與繼母所生之子異稱焉可也異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稱者或兼稱曰孤哀或止稱曰孤蓋各據其見在所遭
而道其實也明問父歿數日後祖父歿古何稱祖父歿
數日後父歿古何稱愚意二者均宜稱承重孤子喪禮
孫爲祖父正服祇暮年父歿則承重若父歿祖父存而
祖母歿者厭於祖父禮不得承重衆孫庶孫不得爲祖
父承重雖庶孫當爲父後者承重夫父歿孫爲祖父承
重者以父當爲其祖服三年今以歿在先則未得盡其
情未得盡其情則是爲父者不得其子之報而爲子者
亦遂不報其父生者死者均有遺憾於其心非所以教
孝故令爲之孫者代爲之服以申乃父罔極之思也云

爾傳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孫爲祖承重則代父報祖固所以成父之孝而成父之孝卽所以孝於其父也故二者均宜稱承重孤子但父歿在先者先除父服仍服承重以終祖父之餘日其未除父服也稱承重孤子及乎旣除父服則但稱承重孫已爾祖歿在先者先除承重仍服父服以終其餘日其未除承重也稱承重孤子迨乎旣除承重則但稱孤子已爾然此其自稱於靈座神主之前者爲然也若逾乎三月而概施於交際亦只宜如近世一制字可耳蓋終喪王制也承重亦王制也故但一制字可概之又何事過爲區別乎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十

春暉堂
藏板

至於祖母歿數日後父歿祖父存孫旣厭祖父而不承重則稱之暮服孤子夫豈有議焉若無父之庶子嫡母存而遇生母之喪對量其稱亦曰不孝子而已禮父妾之有子者衆子爲之服總麻言衆子則嫡子亦在其中矣嫡子且爲之服總麻則衆庶子爲有子之庶母服總麻固不問其嫡母之存與不存也稱名於古無可證卽渾稱總服似亦無傷耳凡喪服之得以其人存亡異制者獨指三年大故有關尊卑各分者設耳外此則無庸禁矣所以不必問其嫡母之存否也最後乃問及於繼續之一事謂爲人後已生子而其本生父母無他子復

歸宗所生之子未同歸宗而爲所後之人之孫若所後之人歿歸宗之子見存而所生之子爲人孫爲後之人又無他子古何稱愚則直以一言斷之以當同歸其宗而已矣是何也業出繼爲人後本生父母無子而禮得許其歸宗者不忍絕其本生父母而嗣他人也使此歸宗之子而有二子三子焉於其所生所繼分嗣而兩傳其緒是誠情禮之允當者矣若止一子而乃不挈之同歸則其本生父母仍絕無傳也又何取於歸宗哉然則如其嗣父何曰父子同歸而姑留其子以終所後父母之養俟其歿而殯斂葬祭以禮焉至於服則一準乎本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一

春暉堂藏板

人親疏之當然如絕遠無服則但素服以襄其事所後之人大率爲其祖父行有服則稱某服姪孫某無服則直稱姪孫某事竣而後返其宗是亦恩義兩全之道也來示又問麻冠衰衣服滿藏何處及父在子歿有孫立主否主耐廟否按喪禮第四日大斂乃成服替而小祥設次陳練服再替大祥設次陳禫服服除斷杖棄之屏處杖與麻冠衰衣固類也杖可以斷而棄之則服終之麻冠衰衣非古人之所重也明矣其言杖而不及麻冠衰衣與練服禫服者非略也言棄則可惜言藏則貯之無用非若祭冠祭服之當致敬而守也故不若闕之以

聽後人之自便已耳古人既葬皆題主使父在而孫不得爲子立主神於何依乎但止祀於家而不得耐於廟廟也者祖宗之所在其父四時當祭告而其子之神主儼然倨其上其謂之何必俟父歿而後耐廟焉亦禮也愚所見如此非敢謂於禮有當遂深信而不疑特不欲虛明問故據臆直抒其管測以備採擇爾若有好古博學深悉典禮更有加詳於此者愚雖不敏願竚俟明教以匡我不逮幸甚草復不盡大經頓首

復范秋卿詢立嗣宗法書

來諭欲以令戚馬氏立嗣說下詢於僕且曰吾子熟於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七

春暉堂藏板

禮精於義得一言折衷當奉爲定論於以解羣疑而靜淆辨何敢當何敢當雖然一得之愚不敢不直抒所見而虛明問惟高明採之夫先王制禮爲人不幸而無後者得立繼以承祀王公立繼以傳統也庶人立繼以承業也王公不得其繼則統亂而篡竊生庶人不得其繼則業墮而爭鬪起是故有立繼之一法以窒之然而所繼之人則劃然有一定世及之序而不可易苟不循其自然之序則人人思耽視以染其指是杜篡者適所以誨篡而防爭者反所以長爭也論何由定乎亂何時已乎此古今之通義也卽馬氏今日之定案也據譜系馬

氏諱洛者舉子凡三人長士龍次化龍次儒龍儒龍當未舉子時曾取化龍第六子璽爲嗣久之化龍第四子鳳毛亦以未舉子故而取璽第五子世芑爲後未幾鳳毛復舉子世芬世芬旣冠且娶不幸行年三十有二而無祿此而立世芬之後固宜遵一定世及之序而無容議也乃世芑仍欲以己子繼之不思繼嗣之禮在爲父者雖勉強割愛以全宗在爲子者實不忍去宗以遠父凡以禮在則然從權宜於一時耳昔璽旣以出繼儒龍而生世芑世芑又以出繼鳳毛而生張孫蘭孫若蘭孫復令出繼於世芬則是祖孫父子三世相傳皆以出繼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七

春暉堂藏板

爲利往來參差而悉忘其所生之父母也此可以垂諸譜牒立爲家法乎禮爲人後者其本生之父母或至於絕嗣則許其歸此言人子之情不忍絕其所生父母之後而後他人也其謂之許者見其可以徑歸而禮不得以禁之也又禮爲人後者其所後之父母而有子則聽其歸聽之爲言以見其欲歸而所後父母不必留之也云爾夫鳳毛先立世芑爲嗣而後生世芬世芬生今三十二歲則此三十二年之間世芑固在於許其歸聽其歸者之例也今旣已席鳳毛之業而析世芬之產矣而實所以後鳳毛者係世芬而不係世芑也是何也繼續

之子與已出之子產可以均分而一觚之傳則固斷不可紊也使繼續之子可與已出之子無殊別則古人宗法有無後而入繼者但書某人子可矣而於所生父母及所後父母之下必並提而互書其實係某出者所以深嚴一本之義也明乎此而世芬立後尋其一定世及之序在於世胤之子無疑矣蓋當璽未嘗出繼之先世芑與世胤爲從兄弟而胤爲宗卽當世芑入繼之後世芑仍與世胤爲從兄弟而胤亦爲宗也若不循宗法而謬立世芑子爲世芬嗣則蘭孫再從兄弟之儔尙多人將哄然羣起而爭無已時矣故世胤之子立而可以必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十首

春暉堂
藏板

其無有一人異說者宗法定於一故也請得設譬以明之假令鳳毛爲有茅土爵位之公侯先育從姪世芑以備儲而後乃舉子世芬則鳳毛之爵土傳之世芑乎傳之世芬乎此不待擬議而可決者也鳳毛傳之世芬守之旣請命於朝廷而襲其爵矣世芬無子而立後以嗣其爵則當取諸承繼嗣兄之子乎抑當取諸長房主鬯之宗乎此亦不待擬議而可決者也夫世芑旣不得承鳳毛之爵土而世芑之子乃令之得承世芬之爵土則是借名繼嗣而實行其攘奪也於禮可乎哉蓋論親則世芑世芬於鳳毛所繼不敵其所生不得藉口於同父

也論序則世胄世芑於世芬支庶不敵於宗本不得託
言於同祖也此兩語者足以定之矣愚所見如此倘以
爲於情有未協於義有未安者祈再疏見示期於劑量
精當以不失乎先王制禮之意焉可也率復不宣

贈王兩生

或問王氏兩生於子曰語有之知弟莫若師二子何如
子應之曰是皆適用之器也但其所以爲用者不同耳
天下之人非明敏果斷不足以建功而集事非柔厚和
易不足以享譽而令終苟能本之以冲和而出之以通
達此天下之全人也今二子各有其半矣伯也爲人煦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五 春暉堂
藏板
如藹如恂恂如訥訥如冲容謙退寬然長厚蓋有餘於
德者也其殆將來適其用於身者歟仲也爲人器宇磊
磊然出語鏗鏗然作事轟轟然矯矯然跣弛放曠俶儻
豁達蓋有餘於才者也其殆將來適其用於世者歟雖
然此以言乎二子今日之質則然耳古之人有言德可
修而至也又曰才須學也假令爲二子者以靜修德以
學廣才鎔其所偏而去其所短伯也能化堅確爲疏通
變拘攣爲豁達仲也能驅其躁率而守以沈潛草其麤
疏而歸於周慎則其所成就吾不得而量之矣問者旣
去子思前言似有造於二子者因書以貽之用當二子

之藥石

乞水帖與徐元茹

一夏苦旱煎茶未嘗乏水秋雨頻仍水轉告匱蓋人情於凡物遇少則惟恐不繼故用之常節用節則可使有餘過多則視之不甚惜不甚惜則未免奢用奢用則自致不足此自然之理豈獨於水爲然哉若僕在今日未嘗浪費一毫而常苦空乏又不知坐何弊然初意只是索水不暇多爲泛說數日枯喉乞斗升以潤之知無庸待汲於西江也

獨善堂文集

卷之一

一六

春暉堂
藏板

獨善堂文集卷之一

獨善堂文集卷之二

東臺王大經石袍甫著

錢塘周右保之甫編

序

傅瑞符文集序

古今人所藉以不朽者二事耳曰文章也事業也然事業必待逢時遇主而後著而從來之所爲逢時遇主者又未必皆優於事業故代之傳者不數人若夫文章則雖繩樞甕牖之子窮陬僻野之人苟有志於好學者皆得肆其心力以爲之時可以不逢主可以不遇非若功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一

春暉堂藏板

名富貴之在人而不可必得也宜乎其傳者夥矣然爲之而不必工工之而不必傳傳之而不必久其或爲矣工矣傳且久矣而其人不足以爲法則後之讀其文者不滿於其人則并其文而棄之閒有爲之工而傳且久不至爲人所不滿而并棄其文者乃才無兼長則讀者又不快於心故以曾子固之文而不能詩以李太白之詩而文不可多見文章之事其難又若此較之逢時遇主立事業於當世者豈不數倍蓰哉以予耳目所聞見鮮有得當其人者洵上傳瑞符幼習舉子業鬢未燥卽遊黌序有聲試督學輒連拔幟先登宿學老儒皆辟易

嚴憚之使得逢時遇主出而行其所志則建功立業當
不多讓古人而艱於一第僅以歲薦償其學乃瑞符亦
不以爲不足而幾微芥蒂於胸中今年甫逾五十其在
古人正服官之始也顧恬然退處若不知人閒有富貴
者惟閉門課子弄孫觀花聽鳥以爲樂當其意興所至
悠然有會則急命童子索紙筆以歌詠其所得里閭遠
近有大手筆必造其門而請得其單辭隻字以爲榮瑞
符亦隨叩隨應不少難積久成帙將有事於剗而問
序於子予亦幸得藉瑞符以傳夫就目前而論見瑞符
之未嘗逢時遇主事業不顯鮮不爲瑞符惜者不知事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春暉堂
藏板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二

春暉堂
藏板

業雖古人所難而文章較事業爲倍甚今瑞符已爲之
而工可傳可久而又有兼長能使讀其文者無不快於
心之恨蓋於古人所甚難而罕兼者瑞符皆已優爲之
斯集之永於世也奚疑哉夫士也果有掀天地揭日月
之才而得時以駕功施於宇宙澤被於羣黎誠不負丈
夫之志若其無安時濟世之略而苟且取功名僅以祿
位終其身生則榮而歿則已焉者固不若窮愁著書覓
知已於來世者之爲愈也然則士而不得志於時豈爲
士之不幸哉

昌黎之言曰和平之音澹薄而愁思之聲要渺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予往誦其文而今乃見其人誠未有如王明純先生其人者也以爲愁思則真愁思也以爲窮苦則真窮苦也及讀其詩古文辭乃要渺工好又未有逾於先生者也先生家世闕閱其先世勛名事業赫赫史傳而以清白相傳當其時已家無餘物至先生而窶益甚有才無命未得騁志一時惟是傲骨峻嶒差無愧乃先人爾先生今年七十老矣前乎此者孤寒困悴艱苦百端凡所經歷有耳目所未聞見口舌所難形容者皆身試而備嘗之愁思窮苦幾有如先生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者哉然性嗜吟哦情耽嘲弄雖流離播遷之中顛沛險阻之際而未嘗一日暫廢謳吟今其文具在也取而讀之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蓋先生之文本自要渺不以愁思而少減本自工好不以窮苦而少輟雖不能使其身烜赫於當時而能使其名流傳於後世足令過此以往讀其文者諒其心之苦悲其遇之窮而又擊節讚賞於文之美將更欲於編牘之內庶幾想見其人焉然則先生雖窮視世之處和平權愉而猥瑣齷齪寂寂無聞者其得失何如也吾知先生當不以彼易此矣

身在草莽市井無當世安危之責而有斯民憂戚之寄者惟醫道爲然故古之學者不爲名宰相卽願爲明醫以其隨時隨地可以行其濟人利物之事不必得時行道而後有以慰乃吉凶同患之懷也然而醫亦難言矣以言其析理之微則窮乎天地陰陽消長五行生剋氣化盛衰運數流轉歲時推移之要渺以言其取物之宏則極乎山川土地窮陬僻壤荒裔邊徼人物飛走蟲魚木石草樹花果根株舉凡天之所生地之所出人之所成物之所棄一切精粗大小美惡貴賤之靡遺以言其利用之溥則能令死者生殀者壽疲癯殘疾者離患苦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四

春暉堂藏板

而卽安全豈小技也哉甚哉醫之難言也而醫中之尤難者莫甚於傷寒之一科人之致病固莫不由傷於內而感於外但四時之氣候不齊而人之受病亦異世人不察概施以傷寒之治是以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悟自後漢張仲景氏著傷寒論以正其謬而明其有卽病不卽病之殊蓋卽病者始謂之傷寒而不卽病者爲溫暑仲景之書專爲卽病之傷寒而發也其說精微廣大發前聖所未洩開後學所未知自是世始知有治傷寒之法而仲景之書日見重於天下矣其後名賢輩起各爲箋注以發明仲景之書者代不乏人如劉張李趙吳朱

戴陶王閔馬成諸賢莫不各有所見足以窺其一斑染
其一瓣而成無已一書尤爲越出然而卷帙浩繁讀者
苦其難竟吾友韓子季康髫年卽以利物爲心成童時
習舉子業輒廢卷嘆曰遭時遇主澤加於民固丈夫分
內事而功名之途有得有不得命之所制不可倖而致
也卽命足以得之而遇合之際有速有遲士生一日卽
當爲斯世一日所倚賴之人安能待此不可必得之遭
逢而後遂吾利物之懷哉於是棄去帖括篤志岐黃旣
有得於家學之傳而天懷卓越出其聰明每於文字章
句之表別有元解加以勤心稽考廣詢博諏遂能深入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五 春暉堂
藏板

岐黃之堂奧弱冠出遊秦郵所療治多奇効已而徙楚
陽一時紳衿士夫爭欲得韓君以爲友蓋韓君之爲人
雍容恬雅接其丰儀如飲人以醇醪而聽其譚論又藹
藹秩秩恍然坐人春風和氣中故當時儒林貴介莫不
以韓君爲有道儒者而相得益章矣會辛未壬申楚陽
大潦城沒洪濤者數版以故韓君挾其肘書禁方偶至
東淘初與徐封翁柱石杜耆碩春陽季孝廉大來傅貢
元瑞符王總戎君遷徐令尹兼善及杜暎伯徐元茹王
鴻寶諸學博相友善同時聲氣臭味相投合遂攀援不
舍授館給餐以迄於今廿有五載遠近經其療治賴以

全活者日積月增有不能以數計而韓君之虛懷猶不自以爲滿足也勤求古訓博採方書窮日孳孳常手一編寒暑晝夜未嘗少輟而尤留心於傷寒之一科故於諸賢所註仲景之經尋其指歸究其精妙於以刪繁剔冗摘與鈞元彙成一集顏曰狐白言約而意該詞簡而旨括雖選勝於諸賢而博貫淹通斐然自成一家蓋韓君以三十年學問之所得思慮之所攻治療之所驗而後成此帙豈曰不知而作哉夫醫之道始自岐黃顧岐黃之秘得仲景而始洩仲景之義得劉張李趙吳朱戴陶王閔馬成諸君子而益章而劉張李趙吳朱戴陶王獨善堂文集卷之二

六
春暉堂
藏板

閔馬成諸君子得季康而愈顯則季康之有功於前聖者何如有造於後學者何如有裨於當世者何如韓君語余曰此亦何敢當著述之名而出以問世也特聊以遵先君子之訓云爾嗟夫韓君是書其忍私之爲枕中之秘也哉且同人業知韓君之成是書矣疇能聽其終私爲枕中之秘也哉余非知醫者但目見韓君活人之多好學之勤用心之專且篤而知是書之必爲世珍也然則余因韓君而重是書者世將因是書而益重韓君矣韓君諱昌允梁谿人季康其號也

古今之論文者必曰才學識至於詩則歸併於性情之一言夫詩之貴乎性情尙矣然靈心獨運而非馭之以才輔之以學參之以識其究至於馳騫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弗軌於大道若夫才逸矣學裕矣識瑩矣性情深厚矣而不從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夥纖悉皆歷試而遍嘗之則又不足以窮其變而盡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乃今天下之言詩者弗深考於此而區區於文字之間強從而分別之曰若者爲漢魏若者爲六朝若者爲隋若者爲唐而於唐之一代又從而區別之曰若者爲初若者爲盛若者爲中晚夫古人之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七

春暉堂藏板

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變今人之事變也舍吾身之性情與當前之事變而上從漢魏六朝隋唐之古人則作者讀者選者亦猶然文字之見耳吳陵沈子亦季天資卓越其所讀書自六籍子史關閩濂洛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誌旁及醫藥卜筮種植之類無所不窺而意見所到輒能解人之所不能解乃天齋其遇使之困頓抑鬱於考槃衡泌之間至於今四十年內舉凡耳之所觸目之所遭身之所經歷一切悲愁拂抑懽欣愉樂患難險阻平陂反仄境遇之不齊人事之莫測天地鬼神事物之變遷靡窮日星風露霜霆竹石花鳥

魚蟲山谷草樹榮枯消息可歌可舞可駭可愕一一皆親嘗遍閱故其發之爲詩莊之而爲律諧之而爲謠渾之而爲古放之而爲歌截之而爲絕側之而爲拘工之而爲排散之而爲長短約之而數語無餘暢之而連篇莫罄馳騁乎六合而非汗也驅役乎古今而非迂也洞達乎幽深元遠而非鉤索也而總出之以和平以發抒其所嘗試其於才也豐矣其於學也該矣其於識也達矣其於性情也深矣厚矣其於閱歷也久矣其於文字之見也除矣則其於道也幾矣如世之讀亦季詩者必欲指而目之曰此漢魏也六朝也此隋也唐也此初也獨善堂文集卷之二

八

春暉堂藏板

盛也中也晚也則亦猶然文字之見耳夫豈作者之旨哉夫豈讀者之益哉夫豈選者之望哉

沈亦季詩彙後序

天下有詩人淘之人能知之乃淘有詩人如亦季而天下曾未有知其人者則以亦季之詩未嘗傳播於天下也使亦季之詩而傳播於天下天下必有知吾亦季者然而亦季不得復爲淘人矣予嘗讀其詩思與天下共賞之而又懼天下知有吾亦季將爭欲得亦季以爲友而不得獨爲吾友也夫愛其詩則惟恐不傳其人而愛其人又惟恐或一傳其詩則亦季之爲詩可知矣亦季

之爲人可知矣謂之詩人中有亦季可也亦季豈僅詩
人中人哉

沈亦季詩彙序

余東髮與沈子亦季交志同也兩相信亦兩相得計於
今三十年顛毛俱種種亦老矣而兩人之貧困猶故也
每一見未始不互相笑以爲拙於逢世以有此已而相
慰也吾兩人之爲吾固自在以此爲深相得而志同豈
惟志同由此憶從前三十年以迄於今凡兩人之遭逢
閱歷性情境遇蓋無有一不酷類也余罹家難脫屣先
人之遺貲僅以身存亦季生而孤家之銷蝕侵耗者如
獨喜堂文集 卷之二 九 春暉堂藏板
之則同余幼年猶事鉛槧既而乃棄去學爲古文辭亦
季則絕意不爲獨專攻於詩其識地較高余一等然要
之於枯槁自棄則同余弱冠爲童子師以餬其口至沒
齒亦季亦然則又同亦季奉老母八十餘余奉老父至
九十皆倚賴塾俸錢以供菽水無不同亦季年四十二
始婚余年五十始復娶蓋鰥已三十年所矣但亦季婚
得逮事母而余不逮事吾父爲抱痛終天耳而余兩人
之性皆戇既強項不能媚時俗又疾惡過甚少不當意
輒面斥略不容隱故人人交忌之且騰謗焉以此恒不
合於世固宜吾兩人之貧且困而終身以老也年來余

惟儲書賣文以買醉亦季祇圖青山或時鬻詩易錢以
果腹兩人老年之生計亦無復少異歲癸丑余以纂修
場志留東亭將一年則亦季明年六十矣余少亦季凡
六歲晨夕晦明風雨寒暑未嘗一日離計生平結交三
十年聚首之多且久無逾於此每相對追思從前軼軻
顛沛中數十年世態人情歷歷如昨日事吾兩人皆老
而貧不知將來能得幾時聚聚而得如今日之多且久
否能無先後搖落否因慷慨悲歌繼之以歎息泣下頃
之復念自數十年來浮雲蒼狗華屋山邱金張王謝今
昔異觀蓋無往非是也而吾兩人顧猶得存舊時之面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一

春暉堂
藏板

目從容譚笑檢生平詩文出諸篋笥握丹鉛商去取以
畀之梨棗豈易事哉假令造物者豐之以遇合而膏之
以才藻雖烜赫貴盛傾動一時而泯滅無聞沒世不彰
亦季斷不以此易彼又今當蜩螗沸羹之時不幸而罹
於兵戈水火轉徙流亡之厄亦事之無可如何而幸而
皆免則是亦季之詩亦季之所恃以爲存亡者也詩存
而亦季存矣然而獨名曰存者何也蓋亦季奚囊所積
初散失於兵燹旣遺亡於盜賊而披紛棄落於編殘簡
斷者又強半爲鼠齧蠹蝕浸淫腐敗於暑濕之蒸於是
乎亦季之詩所存者無幾矣存所存於僅存之中蓋亦

幾幾乎存而不存矣憶余曾序亦季詩於二十年前轉
盼倏忽間耳而今茲之感慨咨嗟不覺十倍疇昔在余
亦不知其何以如此然亦可見余兩人之拙於逢時不
適世用貧老終身皆可於詩中見之而汶汶如余亦得
附亦季以有聞則不特今日之志同遇同性情同遭逢
閱歷同使異時有知己而好事者泚筆爲余兩人作合
傳將後世有據而指以爲口實者亦莫或不同是亦事
之不可知者也書成爲述其崖略如此亦季見而笑曰
此卽余兩人今日之行狀也遂梓而列諸簡端

張蔚生德政詩歌序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二

春暉堂
藏板

八閩蔚生張先生以名進士起家歷官三十年丰采譽
望赫赫一時當康熙之十六年出宰興化越五年攝篆
既至炙其儀而親以戴今且歷冬逾春而入夏優優敷
政者已及半載矣以故悅者多感者徧德者深且長惟
恐代者之忽至而速公之駕也惟恐我公將歸而不長
留於此也惟恐其失此悻悻如奪赤子於慈母之懷而
失其所依也於是凡紳而宦者衿而士者補而輸者煎
而辦者居者行者遊者旅者羣相聚而稱道之贊歎之
歡愛樂慕之又不足而形於詩歌以頌美之吟咏之卽

樸茂無文不素嫻於詞令者亦託於山謠野諺以希冀其寫心而快志蓋公之得人心於茲者實深且溥矣匪諛也匪要也上下之間一誠之動於自然而已矣聞公前此固嘗攝篆於泰興相傳泰之紳衿士庶其愛戴不忘相與謳吟而歌頌者猶之乎此地况興化爲公分符所特授之區歷年又滋多施澤久而沐浴深者固宜其紳衿士庶相與謳吟而歌頌者十倍今日與昔攝泰興時也公在泰興兩縣其釐弊興利祛蠹革奸修廢舉墜崇儒造士諸善政兩縣之人能言之至於十場設施諸沛澤又將觀於諸君賡揚所及而得之茲不多及也因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叙其大概若此

李耳秀詩稟序

余初至邗東識李子耳秀喜其能飲酒與余同也輒與之飲酒飲酒之外未暇他及也旣而顧見其壁間所懸彭蠡曠遠圖耳秀指以語余曰余好遊遊此中最久用是知耳秀不獨善飲酒又善遊足樂也已而再叩其遊之所得乃取架上南遊草一冊以示余細讀之又因以知耳秀不獨善飲酒善遊又善詩詩且工耳秀固不易測哉夫遊必酒酒必詩詩以紀遊遊以侑酒耳秀之得於斯世者多矣酒豈許人漫飲哉若余者徒能飲酒耳

而耳秀不吾拒則又不知耳秀之樂與余飲酒者何意也

陸康侯詩序

憶十年前識吾康侯於洵上余性素寡合獨一見康侯卽有若平生不假盟誓要約而兩心可互相見方是時康侯貧甚然性喜結納雖蕭然四壁每止客未嘗留晨炊意氣灑灑不以屑意以故一時賢豪無不欲識康侯者初余讀其文斐亶博奧歎其有法康侯撫余背徐言曰余無所法也法必有師余師何人哉因悉告余以所歷之多艱不少隱殆視余爲骨肉矣蓋康侯幼失怙無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三

春暉堂藏板

昆弟獨母子相守辛勤勞瘁以卒歲甫成童貧不能就塾師里中有學舍從門外竊聽他見啣聲輒記憶成誦且能曉解大義已而貿四書章句私讀之久之覺爽然有會自此遂篤志於學家無書則時就他人假閱之康侯性聰敏過人遇凡書一經目卽了其大概稍再涉獵已能不忘其假人書不踰時卽返諸其人以此人人樂相假由是所讀之書日益多而其學益進矣年旣長傷母氏鞠育之勤無以爲養因屈志爲里人子弟師稍稍學爲舉業制科之文思欲取科名以顯父母而光前世然未得其傳乃貿得闈書一帙潛心默會略就同學

者一印可遂洞識其精微習之數月一日諸名宿方相
集康侯出所作請正每見一藝無不面面相覷爲驚咤
出舌歎爲宏才至於今則出經入史昌明博大老師碩
儒有不能及然康侯之所學不止此也凡一切醫藥卜
筮陰陽種植天官五行山經地誌以旁及浮圖老子百
家衆技莫不通其梗概間以其餘技出而爲詩亦復清
新俊逸蓋其多才與藝若此丁酉冬余以事至三塘過
其居淹留信宿夜則對榻枯寺中蓋計別三年矣而兩
人之貧困都不減昔時初相慰問旣而相感泣終乃相
勗勉將發棹出所爲詩一帙於袖中顧余日子爲我序
獨善堂文集卷之二

十四

春暉堂
藏板

之夫康侯之詩固非余之所能知卽知之亦非余之所
能得而盡故不序而序其爲人之品之才之藝之所遭
逢者如此庶世之讀康侯詩者不僅以詩人目吾康侯
也

戴復臻繪水吟序

今世儒生其肯以民瘼厪念者幾人乎觀蒼赤之顛連
思欲一代之爲之叩關以蘇其瘡痍者無有嗟乎今日之
儒生他時之司牧也抑今日之儒生卽他時之公輔也
爲儒生而與當世絕不一相關將他時之建監可卜於
此矣卽其一生之圖維具見於此矣若夫厪念民瘼者

不然雖身在草塋而慮切於當時是故聞賦重焉則憂
見役煩焉則憂訟憂其株蔓也爲之當食而歎獄憂其
鍛鍊也爲之拭袂而泣而且憂萑苻之嘯聚而且憂軍
旅之蹂躪而且憂旱乾水溢之相仍而洵告舉凡斯世
之疾苦無一不足以發其咨嗟動其感歎則吾僅見吳
陵戴復臻一人復臻積學篤行將五十年文章經濟俱
期實用飭躬制行一以古人爲法幼工帖括言見知於
督學孫直指屢試棘闈訖無知音今年且老矣而卒不
獲售然其斯世已任之懷絕不少懈而又無由少行其
學以抒其夙志則惟有時見諸歌咏以志慨已耳繪水
獨喜堂文集

卷之二

五

春暉堂
藏板

吟其一斑也嗟乎令今日有知復臻者則復臻豈徒憂
之將必爲之所矣蓋先事圖備臨事策救施爲措置必
有可觀而乃僅令之作歌以告哀也何不幸耶雖然天
下之大豈無仁人或有未觸於目而不以動其心者矣
繪水諸詠具在使今之在位有軫念民瘼如復臻者讀
之因僻隅以念及於九有因已往以策及於方將因泛
濫受禍之一端以慮及於他事之弊孔爲之請命於上
施惠於下舉瘡痍之斯民而措之於衽席之安則當世
有行其學者猶之復臻之行所學也此繪水初詠續詠
至一至再倦倦不已之意耳嗚呼小民疾苦當事者不

憂而草野代憂之草野憂之而當事者仍坐視之其何怪乎儒生笑人耶

集唐序

古之人有言生寄也寄則未有能挈一物以俱來者也然而又不能無取以備吾用則凡有取於斯世以供吾此生之用者無一非借也是故借纂組以娛吾目借鐘鼓以樂吾耳借芝蘭以悅吾鼻借膏粱芻豢以適吾之口與舌至於詩獨不可借前人所已成之句以怡吾性情乎前人已成之句蓋莫多於唐唐之人作之作之而適有合於我今日之所欲言又奚必另爲言則借之吾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七

春暉堂
藏板

之心思之思之而適有觸於彼唐人之所已作又奚必更爲作則借之借之爲甚便焉耳今夫缺一物乏一器以求假於人或告之而不必應應之而不必得得之而不必其盡當於用乃吾於唐之人度其足以當吾之用而後借借之而必得無乞貸之煩無取與之迹如遊五都之市中衆賈畢聚百貨交陳信手所攫莫非吾之所需是故謂之集集之爲言不期而會也云爾耳目口鼻不必與物相馳逐然而耳得之爲聲目得之爲色口鼻得之爲羶薌氣味彼唐人之詩則適正與吾之心相值吾竇未嘗屑屑焉矻矻焉探之索之搜之剔之以

求集之也若夫唐之人之方爲詩時旣全不知今日千載以下有我借而集之我亦何曾計及借此世人以觀我之集唐哉

送金以賓遊山東兼書其詩稟序

士之有志不朽之業者必博觀寓內各山川以盡識一時之賢有德而之所以藉爲遊覽結納之資者則莫重乎文然而從來有傳文有傳人有以文傳之人有以人傳之文有並傳之人與文詩之於人也亦然我作之人讀之且能使天下後世人盡讀之天下後世讀其詩若文而甚想慕乎其人於是乎詳求其爲人之實甚者并及其衣冠笑語性情嗜好修短豐癯之狀以爲快夫如是者其文傳而不然者人共棄之矣卽有不忍以人廢言者玩其詩若文則甚可惜及考其所以爲人者乃甚可憾愈惜乎其文則愈憾乎其人而時致其不滿焉則是其人當日反多有此詩若文以供後人之訛議也是故有志之士思以其所爲之詩文傳於天下後世者端從立德始天都金子以賓翩翩少年也而風雅絕倫才氣出世且孝友直諒俱根之乎天性而慷慨激昂不侵然諾有古人風烈蓋有志於立德立言者將出而友天下之士而以其所爲之詩爲出疆之羔雁舍取而讀

之其間柔厚者潰發者感而歎者悲而歌者哀而怨者
喜者笑者罵者痛哭流涕者倏欣倏戚尋之而莫測其
端倪者雜然而並陳哀然而畢舉如高山流水之作於
前也如霓裳羽衣之陳於側也如天馬騰空而烟雲爲
之杳冥也如長鯨破浪而波濤爲之翻湧也如酒人劍
客之橫矛瞋目也如雷霆乍驚而風雨沓至也如嫠婦
之夜哭也如幽人逸士舒口長嘯於遠岫高林也如倒
黃河之水而下注於龍門禹穴也何其才之橫溢奔放
至是哉今日以往吾知愛其人者有之賞其詩者有之
因其詩而願納交其人者有之既見其人又讀其詩而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六

春暉堂
藏板

惟恐其或失者有之夫奚憂不遇哉嘻以賓往矣鄒魯
聖賢之鄉而詩書禮樂之藪也至而升吾夫子之堂觀
於其車服禮器及手澤種植之猶存旁討諸賢室廬邱
墓之所在而得其棲遲遊息之遺址次出而覽人文之
盛得所爲父事者焉兄事者焉我師我友者焉將見以
賓之德日以崇而學日以廣異日藏之名山傳諸其人
能以人與文並傳後世者於以賓有厚望焉故於其行
而道其所以期待之意而書之於其冊以爲贈亦以見
余與以賓相勗相成庶不至與時俗過爲腴辭以相標
榜者同類而共譏云爾

纂修靖江縣志序

王子曰甚哉郡邑之有志書也顧不亦重歟以辨星野則天度可明以界道里則封疆可正以紀山川則靈異可徵以別土產則物性可若以著俗尚則風會可稽以列室廬則民居可定以昭著述則人文可宣古今氣運之淳澆賢才之盛衰政事之得失皆可以考見齊民知所以力作士大夫知所以勵行有司民牧知所以職守皆於是賴焉上之而百世之既往可以傳下之而百世之將來可以信豈細故也哉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前漢郡國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九

春暉堂藏板

計書先上太史後上丞相後漢公卿家乘始集公府乃上蘭臺是郡邑志卽國史張本也顧禹貢記田賦高下墳墟黎赤以至篠簜龜魚周禮則及於山藪川浸男女畜擾而班孟堅又詳於政治風俗俎豆筦絃厥後桂文襄輩復孜孜於形勢阨塞封疆壺爍其要歸於奠民生裨治化以維持斯世於不墜已耳然則志也者固所以留一方之掌故亦所以資生斯宦斯者之因時施救而爲之備也靖江從古不列輿圖四際環江中央突擁撮沙隆然成洲相傳有白馬負土之祥事未可知至吳大帝牧馬其上因得馬洲之名而立縣則肇自有明成化

草昧漸闢文明滋昌縣之有志創始於嘉靖甲子再修於崇禎辛巳迄茲將歷三百年所至是閩中鄭山公先生來宰是邑風清訟簡百廢具興而尤畱心於往牒謂前事之不忘是後世之師也且清興近三十年勢異事殊不及時亟爲蒐輯懼無以徵今而傳後爰開館局博詢耆英而獨以執筆之役專委下走愚惟志者史之遺也作史之難自古記之天刑人禍之說既有以怵惕於中是非毀譽之來復有以搖奪於外而欲憑一人操不律執簡書以求盡一邑之事變嗟何易言哉嗟何易言哉雖然踵故增新不阿不徇據事直書徵信闕疑而愛

惜去取了不執以成見則亦可幸告無辜而上下三百年間地畝由狹而廣戶口由寡而衆賦役由省而繁財費由約而靡民性何良何窳俗尙何厚何漓人才何虛何實文教何振何萎緒理要會粲然明備俾後之親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方誦讀尙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爲多識博聞之藉所謂論世而卽寓救世之意者將不在於茲乎於是纂述建縣以來因革廢興升降轉移之故至今茲止夫畫野分州地有定制封建廢而郡縣法猶是也作縣境圖第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禁暴止奸墉隍是亟作縣城圖第二國奉於

君家稟於尊一邑之長厥有聽斷作縣治圖第三物極
民彝匪教不立高山在望景行不遠作縣學圖第四審
方定宅相土肇基糊闢維艱功歸經始作建置考第五
地有其形天有其象始以理氣終以應驗不可誣也作
星野考第六土滿則爭人滿則鬪陵谷改觀滄桑互變
作疆域考第七爭雄表勝作利萬物嶽降川毓英賢乃
生作山川考第八垂象示戒感召有由調燮挽回厥責
茂委作祿祥考第九習染在下化導自上貞淫淑慝捷
同影響作風俗考第十則壤定賦有國常經勞逸之分
治亂攸伏作賦役考第十一爲官擇人人以官重名存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
藏板

實附歷久不渝作秩官表第十二人材高下與時消長
網羅旣備勳庸乃章作選舉表第十三居安其位事乃
不廢視官如家無懷徼倖作公署紀第十四禮樂教化
爲治之本師嚴道尊不肅而成作學校紀第十五封疆
之守責在戎行綢繆牖戶無忘補葺作武備紀第十六
存有惠愛去有遺思口碑在人公道不泯作循良傳第
十七哲謀肅又維邑之楨鑒往觀來儀刑伊邇作人物
傳第十八升中肆類典禮照然功德在人明禋不爽作
壇廟畧第十九載道紀事非文不宣利弊源流因之可
考作藝文畧第二十王子曰甚哉志之有裨於邑也星

野有分祿祥有應天道昭矣圖經有象建置有據疆域有定山川有位地道著矣風俗有稽賦役有制秩官有守選舉有造公署有飭學校有設武備有嚴循良有稱人物有譽壇廟有載藝文有述人道章矣合之凡二十二篇一十八卷爲靖江縣志

重修中十場誌序

余纂中十場誌成草旣屬取次閱之掩卷而歎曰詳哉上下三百年之典故具備於此矣豈惟此三百年將前而百世俱於此可叅稽後而百世俱於此可考鏡民生賴之以阜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國計賴之以裕世道人心賴之以維持於不墜蓋非徒紀事增華所以寄挽回於運會施補救於遷流觀於因革損益升降盛衰之故而轉移劑量之法寓焉故曰禮樂備而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美至於風俗美而

王道乃底於成矣所慮典籍無存文獻莫考則雖有智者無所據以善其施於茲而欲有所準以爲治舍志其奚以哉然而爲之則甚難矣上之人憚於更張而下之人安於固陋因循怠緩舉凡獻章文物悉視爲不急之務坐聽其沉淪湮滅而莫之省自非學古多獲以綱常名教爲負荷者固不望其畱心於斯事也餘杭汪芾斯

先生清才俊望筮仕得泰州鹺運蒞任以來七載於茲
仁風善政覃敷四訖其所以嘉惠斯人者筆不勝載士
民愛而戴之如赤子之依依慈母公餘揖師儒者宿而
進之相與商酌古今揚扞風雅慨然典思於章往述來
以爲前事之轍跡乃後者之炯鑒也爰取舊志而訂正
之踵故增新弗徧弗執不以余爲闇昧無文猥命以筆
石之役敘次紀錄率本前人而規模梗概則稍爲變易
要令不悖於史氏之法程而止蓋我於此滋懼矣夫人
之情莫不以習見者爲常初見者爲怪習安而初駭也
況加之以要求請託媚忌猜嫌章甲則晦乙遂此或拂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
藏板

彼一不愜而無端之訾議隨之矣此從來作史者之所
以召讒胎謗叢怨基禍而逡巡畏避莫之敢任也然而
千載之下公論不磨直道難泯是是非非卒之昭天地
而揭日月當時之橫議適足以資後世之口實而已今
茲論述大都皆出於憂患戰慄之餘嗟乎自古作者固
未有不成於憂患戰慄者也所恃芾斯先生操黜陟於
上而下走執簡編以從其後進退予奪了不與聞或可
幸無辜於斯世焉耳若乃使五十年來之風會運氣天
道人事犁然該括備著於篇章之內生斯宦斯者遇機
祥而識感召之由撫輿圖而別疆理之異觀習尙而思

化導之方審丁徭而興休養之念覩秩官題名而動懷
於奉法循理慶譽髦登進而勤心於造就裁成固吾國
而綢繆於未雨恤民力而軫念其將疲則據事直書之
中有可以因文見義者世之君子於此亦可以得其用
意之所存而識其旨歸之所在也已是役也梨棗鉅鏤
之費修脯聘幣之需與夫郵傳驛遞諮訊訪問之糗糒
舉出自汪公之俸薪而一絲一粟曾不以累其民是尤
非常之異數不可以不書者也

中十場誌小序

圖經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酉

春暉堂
藏板

圖也者象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之物而俾民知神姦所
從來久矣蒼頡制文字未有書先有圖六經首周易展
卷未讀其辭先翫其象矣故書有六義而指事象形則
猶然圖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入其疆視土地之荒辟而
慶讓行此物此志也

論曰子讀周官別疆分服立之表極版圖之義章章矣
蓋四民之時業牧宰之莅治封人之慮事咸於是經焉
可或忽乎哉漢置司空郡國地圖唐表元和十道宋列
元豐九域皆辨職方而詔敘事也十場輿地犬牙相錯
割而守焉按圖以索可指諸掌而得之但淤沙坍漲靡

常不無今昔之異人第知漲者升課之有補於國而不念坍者墊課之有累於民詩曰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所望於豈弟君子耳

建置

鹽貢載之夏書鹽政掌於周禮漢唐而後下迨宋元設官不一其法益詳以及有明軍餉所需遂當天下財賦之半山海之藏其利普哉揆厥所由阜民足國不可謂非經濟之所寓也

論曰平天下在理財然不得其人財不可得而理也故周禮於邦賦之掌三致意焉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國家財賦半仰給於鹽筴司牧之外另設鹽官遞而至於分司又遞而至於大使雖僅一命然責綦重矣故歷敘建官之原使知以愛養爲生息安在足民非所以足國乎

星野

天官家言儒者罕習之然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二氣不殊軌矣次舍有度封奠有域璣衡之運逆順安犯而祥沴見焉率皆由人事召之天道非遠而甚邇也不然東海之早六月之霜匹夫庶女之所感動昭昭史冊而謂可以臆見附會也哉

論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以占災祥若合符契至春秋州鳩禱竈之徒其所謂說抑又詳矣要皆迄無定據或又以爲左氏援天以誣民其辭不雅馴然而成象成形著於周易此又何稱焉後世譚天者紛紛率家自爲訟總之不離五行者近是儒者信其理而已而他何知乎

疆域

先王體國經野而疆域分焉辨職方也夫場壤地雖小畫封而守莫不各有其界弗敢踰也莅茲土者其安得謂鹽官非民社所寄而可任其四境不治乎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論曰國家版圖掌之司農而分寄於郡縣封疆之守厥有主者十場雖專貢鹽課而轄地至縣亘七百餘里況當淮海之冲爲

朝廷委輸所藉東南保障於斯爲重書曰申畫郊圻愼固封守吏斯土者其知所責成也哉

古蹟

論曰予志疆域而終之以古蹟非惟表方隅之盛衰亦以見世代興革俾搜奇之彥將於茲有徵焉不然器物翫好苟傳於異代者尙可以驗淹雅之博識而況俯仰興懷登臨憑弔不足以動人之歛歔感慨乎湮滅失傳

文獻無考是今日操觚者之責也

食貨

箕疇八政食貨先之周禮審土宜以辨物性凡所以前
民用而利民生也海濱平疇鮮高山奧區所出皆凡產
耳獨鹽之爲貨足

國籌邊上紓

朝廷之急中十實爲宇內最然則他方雖有珍產難與
較寶矣

論曰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所以煮海而
富齊也後世召商種屯實粟於塞下而償之以鹽引鹽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
藏板

之爲利於

國家也廣矣然私不能禁則利或轉而爲害但治以法
而不究其源私不可得而禁也歐陽子曰量地之產以
取給量歲之入以爲用旨哉言乎萬世所當則倣也

災肯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
諫瞽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實稟稟焉箕
子衍庶徵劉向傳五行感召之理實有致之者而況水
旱蝗騰之屬爲政者其可委之於數乎

論曰天人之際豈其遠哉君子修人事以應天道嘗認

認焉慮之政有臧否休咎應之非可誣也穀桑隕殷熒
惑退宋乃自古記之矣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蓋習尚所移雖賢者不免也
海濱人心顛蒙雕琢未啟其猶有古之遺乎然而奢儉
相因卽盛衰相倚賈山曰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又曰
教化行而風俗美一變至道宣聖所以殷殷致望於魯
也

論曰人亦有言沃土之民窳瘠土之民勤此其槩也奢
儉厚薄之分其初始於一人爲之數人效之旣久而遂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壬 春暉堂
藏板
相沿以成風蓋不可不慎也鄭公之鄉萬石君之里彼
皆以匹夫而化鄉人士苟正己率物安在不可以維風
而易俗乎

賦役

有田則有賦有夫則有役古制也顧場之田則蕩而夫
則竈兩稅三征必以鹽課爲正供但用一緩二先王不
易之常經也安在民竈之有區別乎愛養休息黎民所
以樂於化日之長也

論曰余錄中十場鹽賦蓋逾於舊額者四千兩有奇矣
乃時時有羨移以代鄰封如徐瀆呂四餘中當何時已

乎況頻年來水旱相仍小民半菽不飽此中赤子又將
疇代也

朝廷仁恩四霈不難於發賑蠲租倘能有舉十場加代
之課循例以入告豈非今日之急務乎

學校

鄉有學黨有庠術有序先王之制也後世辟雍學校無
論已鄉鎮之社學其猶黨庠術序之遺意乎衣食足而
禮義興教化者爲治之本也孔子云民無信不立

論曰古者居肆以造士所從來遠矣府州縣膠庠而外
復有社學典至鉅也其附之以田而益之以店則十場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九 春暉堂
藏板

武備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兵制興焉古志之矣安不忘危
未雨所以貴綢繆也自倭寇貽患而守禦嚴其後備幾
全弛矣海濱無城池之固稍遇荒歉不逞之徒輒號召
飢民爲變履霜堅冰是誠今日之隱憂也小刑用刀鋸
大刑用甲兵當事者得不爲慮乎

論曰隆古之民無事則服耕耘有事則從戰陣以故數

里之城百家之聚皆足以禦外侮衛邊圉自玩愒成風靡支寇亂民生葢岌岌矣語曰臨渴掘井何如未病畜艾然則攘遏安全之畧雖處承平庸可不熟爲計乎

公署

惟官有署匪求適寧所以敷教布令考政糾刑蓋廉隅之攸飭也上所施爲觀瞻係之矣職弗舉則署爲虛將有顧堂階而心赧者敬之敬之夙夜在公傳舍云乎哉論曰夫君子朝而聽政晝而訪問夕而修令夜而安焉豈不於公署乎哉內莊外肅已弗弛而民弗玩蓋堂陛之制從古由然矣是故閉閣而思垂堂是懼徹戶牖以獨善堂文集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秩官

國家建官分職不惟其人曰惟其賢也賢而勞焉庶事其康矣齷政邊餉所需亭民待命任詎不重與分司統馭十屬大使分隸一場雖崇卑不同蓋莫不有官守之責焉假令食若祿怠若事靖共之謂何

論曰昔楊文貞旣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最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彼蓋以親民爲易行其惠也乃迂儒

恥事錢穀不思大學理財與人並重而乘田之吏仲尼不辭若寓養民於理財之中運麟判非其職乎催科不擾撫綏以時足民足國之道無逾於此矣

選舉

人才之生所以輔聖翊治助宣化理者也自師錫闢門變而爲科目貢舉後世網羅豪俊之端亦綦密矣顧取之非一途用之亦非一術譬之棟梁榱桷爲材不同其登於宮室一也

論曰選舉之法歷代不一遞興遞廢互有得失而近代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則專重制科前哲云制科之法得其人則制科重不得其人則制科輕自今觀之賢良得董仲舒則賢良科重孝廉得馮唐則孝廉科重多資入粟得張釋之則入粟科重進士得韓退之則一榜皆重博學宏詞得陸贄杜黃裳至今誦之然不自方檢以貽科目之差者亦不爲少譬之瓔珞琳球咸得與選否則瓦礫視之矣士之奮興於時者慎之哉

循良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物必有所濟矧儼然臨民加意惠鮮而澤不下究乎存有遺愛去有遺思峴碑燕

石於今爲烈矣豈弟君子庶其觀感而興起矣

論曰士未仕則求其志旣仕則達其道道達而需流期不負所學而已他何所冀乎然而召棠萊栢千載爲烈古今人情固不甚相遠也繭絲保障撫后虐仇亦顧其致之者何如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前徽不遠凡百君子尙敬而聽之

人物

川嶽鍾靈英賢乃出兩間正氣不擇人而賦豈擇地而生哉孔子曰十室之邑有忠信海濱雖僻而東淘崛起乃有心齋先生其人焉拘墟者曾何足以知人論世哉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論曰子錄人物於安豐得心齋東崖父子兩先生毅然崛起以道統爲任至今百餘年來斯文一脈賴以不墜兩先生之功爲大尊爲海濱夫子不虛耳楊果以下諸人或由科第或以布衣勳業爛然聲施不朽總之神補於名教者也若夫閨門之內如季氏終老不字而養母王氏守貞撫姪以存祀身任綱常沒齒不變卽烈丈夫何加焉其他義媿共姜之死靡慝者雖非中庸之道要皆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者也故備著於編俟操彤管者採焉

壇廟

信巫尙鬼不聽於民而聽於神有道所譏也然而升中之典載諸禮肆類之文著於書弗可易也矣是故祭法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爲秩祀所當崇者有其舉之莫或敢廢也若夫二氏之梵院亦得以隨例並列從衆耳世無狄梁公其人誰與折衷乎

論曰國之大事其一在祀土而壇屋而廟春秋祈報總以爲民耳自正學獠狂異教繁興梵宮道院金碧爛然而於古先聖賢之廟貌任其傾頽莫有人過而問焉亦見其惑也子紀壇廟正祀不及十之三而二氏至逾十之七入乎彼則出乎此盛衰之間可以卜世道之升降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
藏板

藝文

章往述來莫先於文則見禮知政之大凡也況乎觀風問俗納賈陳詩古今之世運關焉至於考道問德研究性命引斯文於不墜又道統所在也哀而輯之豈非一方之文獻乎

論曰昔魯秉周禮而列國遜休文獻不足仲尼傷之然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其目不錄其文蓋多不勝載也今茲雖兼收其文亦第取其裨故實備徵信者爾其他一切無濫焉若以軒輊低昂之故而有所去取也奚敢哉

奚敢哉

附人物傳小引

理學

性命之學莫盛於宋朱陸之論辨詳已有明之文清白沙龍泉諸君子其最著者也逮新建倡講良知而心齋先生崛起於東海一時海濱之士率翕然從之至於今不絕自覺覺人非言語莫爲功孰謂空言之無補於世教乎

名臣

學者讀書懷古慮無不期策名天府垂勳竹帛者然而獨善堂文集卷之二
志驕氣盈易其所守者亦比比而然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孟子曰富貴不能淫世豈遂無其人哉臚而列之得若干人後有觀者庶幾其感動而興起乎

仕蹟

昔人云士雖一命苟存心於利物於物必有所濟然士抱長才困於下寮而不獲行其志者豈少也吾於茲竊歎資格之妨賢矣太史公曰吏道雜而多端亦在得其人焉耳崇卑奚計乎

孝友

孝弟庸行也禮經內則之文取其人人可行者而已然

民鮮能之至於剝股剝肝反在在有焉肝股有幾乎雖然委巷拙朴非有學術禮義之漸至性所發不待強而能亦未可盡訾也聯類並載令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愧焉

儒林

嘗讀漢書儒林傳大都皆專門經學資適逢世而已至宋而道學與儒林始分然則世固有不道學而儒者耶善乎殷彭祖之言曰士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如轅固之責公孫子者哉

篤行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壹

春暉堂藏板

蘧瑗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於夜浴總求無愧於屋漏而已柳玘曰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不言而躬行斯誠慥慥之君子也

清修

諸葛武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士不耐窮約忍嗜慾刻苦自持而不至於喪名敗檢者鮮矣世風不古寡廉鮮恥如水赴壑而不可止得一清修之士不可以爲末俗鍼砭乎

高隱

孔子所云逸民蓋謂有道而不仕者也若適志邱樊不

榮軒冤則一散人耳不學無術致身靡從碌碌庸人無往非是也至於盜竊虛聲欺世誑俗爲誕而已矣惡乎隱

尚義

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此岳武穆之言也吾謂此利害兩字耳不吝財以濟人不懼患以衛人閭巷之中有人焉一鄉且受其蔭庇況得位乘時能不爲利動不爲威怵天下國家有不蒙其福者乎

壽考

洪範五行一曰壽以人之所願欲者莫甚於此耳理非獨善堂文集卷之二
所論也不然顏淵仁者而早夭壽豈在年乎如以年而已矣是原壤且可傳可法也

術藝

太史公撰史記曰者龜策皆爲之作傳而班孟堅列九流不遺於農圃醫卜益小道可觀藝不容以盡廢矣乃若庖丁解牛技也而進於道則存乎人焉

流寓

幼安遼東伯鸞吳市延陵以季子得名富春以嚴光垂譽地以人重後世人豔稱之然賢人君子不得安於故土而使之流離播遷我傷其志我悲其遇矣

方外

神仙釋老事多不經君子所不道然往牒所傳如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郟儉皆班班史策何耶探奇搜異當亦博物者所不廢也

節烈

古人以烈女與忠臣並稱雖家國勢殊而身任綱常則一是故之死靡他百折不回此女子中張許也艱辛困厄險阻備嘗歷數十年而其志愈堅其守愈固此女子中文陸也養尊嫜扶門祚手挈六尺孤而還之亡人此女子中程嬰杵臼李西平郭汾陽也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而聶政之姊以俠王陵之母以智尙不忍其湮滅況乎倫紀攸關爲名教之干城者乎

獨善堂文集

卷之二

三

春暉堂藏板



